

十三、以動物之名譜一段山之旅—

八通關古道

隱藏在你心中的動物是_____

有一款知名的動物心理測驗，試驗你對金錢、尊嚴、工作、戀人等人生課題的排序位置。測驗中會列出幾種不同的動物，主人翁與這些動物一起展開一場旅行，並且主人翁會在旅途中一一捨棄動物，以此來測驗那些你不太在意的面向還有你緊緊抓住的執著。通常第一個放棄的動物和直到最後都難以割捨的動物都具有特定象徵的意義，可從這款動物心理測驗中探知主角現階段的心理狀態。

當我第一次做這個動物心理測驗時，和「一群動物一起去旅行」的畫面便留在我的腦海裡，每個動物鮮明獨立的做自己並有各自的技能，這個「非人」的團體讓我覺得很厲害。我想到摩根（Marlo Morgan）在《曠野的聲音》裡，她提到在澳洲旅程中遇見的原民部落是「真人（Real people）」；而相較真人的人則是「變種人（Mutant）」¹，是一群已喪失或丟棄古老記憶和永恆真理的人。於是，我想更動動物心理測驗的遊戲規則，加入「共享」的元素，若主人翁也化身為一隻動物，沒有捨棄的議題在當中發生，更多的是一群動物的出遊以及互相陪伴和個體間獨特性的開展。

萌生這個想法的初始，從我第一次踏上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百岳——合歡東峰，眺望遠方的綿延的山線，深深地被大山擁抱，從此愛上高山的世界。我開始決定要和同樣喜歡山的好友們，一起走入山裡，探險人生。起初和一、兩位朋友在週末或假日

¹ Marlo Morgan, *Mutant Message Down Under*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5), p.154.

爬爬郊山，彼此之間堆疊累積默契，漸漸地加入不同的山友一起互動，正所謂不爬不相識。在某次的歸途中，大夥聊起了「你覺得對方在山裡會是什麼動物？」

我們一邊探索山，也摸索人。藉由動物的獸性和感覺對方的氣質，我和山友間彼此有了藏於心中的動物代號。鑑於每個人都選擇了與自我性格相符的動物來代表在山上的自己，展現與眾不同的存在；我選擇了「驢子」，因為牠很可愛而且踏實，身上的毛皮配色粗獷溫暖，搭配健壯的體格和有點胖胖扎實的腿，行事作風一目瞭然。

動物山友裡的「草鴉」，擅長事前撰寫登山計畫書，規劃登山路線和天數，細心且有潔癖的她是團隊裡溫柔的支持。活潑積極的山友「黃喉貂」，擁有天籟般的歌聲，淘氣且情感充沛的她總有一股向上進取的爆發力，是團隊裡情感凝聚的靈魂人物。山友「穿山甲」姊姊很像是從外星球來探訪地球的高級生物，對人類有心理上的距離感，不受情感支配的她反倒擁有看透實相的能力，總能冷靜判讀數據且從容地面對人事物。另一位年輕夥伴「山羌」，步伐輕巧敏捷，移動迅速俐落，生來是個運動好手，任何困難地形都難不倒她。除了是團隊裡打頭陣的前鋒，還有一顆與萬物連結感應的心。帶來歡樂氣氛的「食蟹獐」是一位美食家，帶來豐盛的點心滋潤夥伴。步履緩緩的她擁有超群的毅力和堅強的信念，相信大地媽媽總會安排最好的一切，是團隊裡淳厚的跟隨者。

除了動物山友之外，非常特別地還有一位是植物「野薑花」，是一位充滿生命力的媽媽。經歷過人生的大病且年逾六旬的野薑花媽媽，學生時期是登山社的一員，喜愛台灣的高山和野地裡的花草，一草一木對她來說都是極珍貴的創造。

以上，我（驢子）的動物山友成員有：「山羌、草鴉、黃喉貂、穿山甲、食蟹獐」，還有一位植物山友「野薑花」。隨著爬山的日子增加，我陸續地認識更多的動物山友，如山豬、長鬃山羊等。

卸下人類裝扮的我們，就像一群野生動物一樣放生在山徑上奔跑、跳舞，忘了自己，忘了時間。

不要為明天憂慮喲

六隻動物和一株植物的旅行：

山羌、草鴞、驢子、黃喉貂、穿山甲、食蟹獾、野薑花



林瑋萱，〈六隻動物和一株植物的旅行〉，15.3x10.8cm，2023，鉛筆、素描紙。

八通關古道位於南投縣信義鄉，西側入口由東埔登山口進入，越往東走會遇見八通關山（海拔3335公尺），是臺灣中央山脈的核心地帶，也是布農族生活的領域。在日治時期為了要控制原住民的活動，在東埔的東段開闢了這條古道，並在路上蓋了三十四間駐在所，成為日本人、漢民族和原住民之間的交集處。古道上所遺留的文物（酒瓶器皿等）和駐在所建築，都是見證這段歷史的重要標誌。

在山友草鴞和野薑花媽媽的邀請下，我們自組了第一次的登山古道探險隊。我們一行七人，坐上九人座車在台21線的高速公路疾馳，原本的密密麻麻的風景很快地被

拋開，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連綿不斷的綠色山巒和寬廣的白色河川。透過車窗，我看到遠方的山，立刻感受到自己的血液沸騰，手上緊握著山神賜予的通行券，為我們即將進入嚮往已久的八通關古道敲響前奏。

登山前一晚，我們在下榻的旅館裡檢查隔天的登山裝備和食物是否齊全。山友草鴉像是舍監巡房到房間檢查各人的登山包，給了我們減輕負重的建議，如零食卸下外包裝集中放在夾鏈袋，錢包也由輕薄且防水的小夾鏈袋取代，還有濕紙巾不必帶整包僅帶需要的張數即可。我們根據草鴉的登山小貼士（Tips）大大地整頓了裝備，只留下必要且實用的物品。經歷這場物品取捨的協商大會之後，登山包之於我身上的重量，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人與動物的分別，人們常竭盡所能地背負超過自身可負荷的重量，而動物所需的一切就在山裡。動物知道如何取用自然資源，如何活在當下。睡前，我傾聽內心的動物導師，祂輕聲地回應我：「不要為明天憂慮喲」。

日曬淺培的山歌和重烘培的鼾聲

這趟為期四天三夜的登山行，我們由八通關古道西段的東埔登山口進入，途經大崩壁、瀑布、高繞等挑戰，就像是在進行一場場的闖關遊戲。原本平易近人的古道，歷經這些年的風災摧殘，地形開始變得破碎，甚至有許多路段需要花上一倍的時間向上高繞取道。每遇山重水複疑無路，需要在高繞與原地形崩坍之路線間抉擇時，前鋒山羌會先回報前方的路況，穿山甲和草鴉總是拿出手機仔細地查看離線地圖，研判當下的地形，找出適當的路線引領我們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古道上有幾段令人卻步的崩壁，我們一個接一個互相扶持、勇往直前，一起越過恐懼線後撿到更多開闊明亮的景色，好像得到了大自然的回報。踏在撲滿落葉的古道小徑上，山友黃喉貂忙著與樹梢上鳥兒眉來眼去，從她止步專注的眼神知道鳥兒們回應清脆的歌聲。野薑花媽媽也忘情的在小徑上唱歌，聲音的旋律彷彿讓整個山谷都為之一

亮，像是一雙透明的手，輕柔地拍著我們的背，讓我們忘卻肩上的負重和眼前的困難，享受這些奇妙的時刻。我們沐浴在這輕快的節奏裡，邊走邊玩，比預定時間還晚2小時才接近第一晚住宿點。抵達時已經是比墨汁還濃的夜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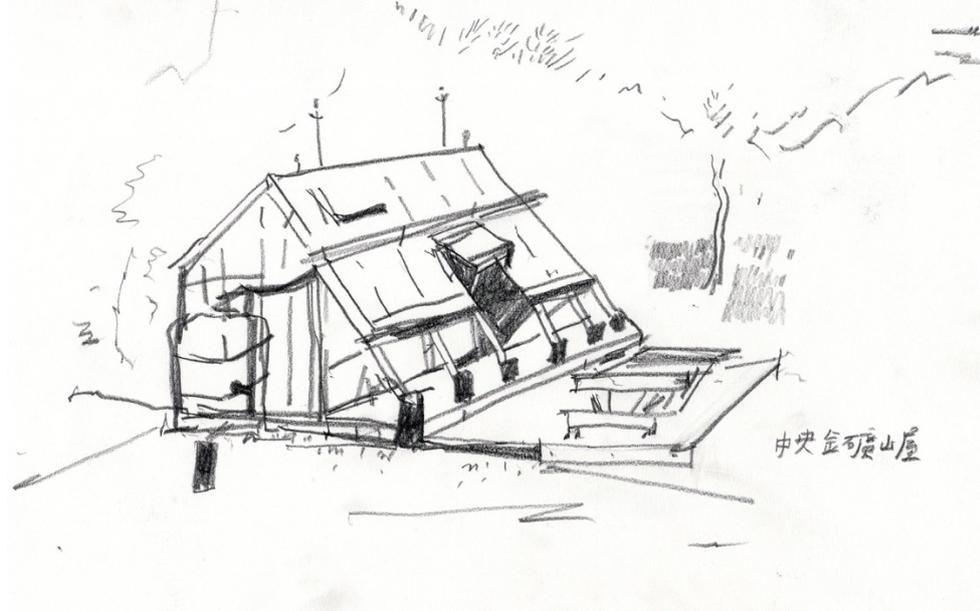
夜幕低垂，如刮上一層油畫顏料般的厚重黑暗，淹沒了周圍的景物，讓整個氛圍更加陰森。大家排成一條線形行走，依循頭燈照亮的方向，在幽暗的森林中摸索前進，手腳並用地走過地形多變的地區，沒人看不見盡頭的深處。走在最後頭的我，看見前方的同伴猶如螢火蟲般閃閃發亮，在這片黑林中成了我的燈光。拖著疲累身子的我們，總算從濃密的林間走出，抵達一座傾斜的山屋，在一個四周有牆的空間下落腳安歇。我們是今晚包場的第一組客人。

我點燃登山爐的火，開始煮水。我看著水從平靜的表面逐漸沸騰起泡，暖呼呼的薑母茶下肚，此時才感覺體力恢復了些許。在頭燈微弱的光芒下，隱約可見彼此的臉孔，我們艱難地煮起了晚餐。飯後分享了今天的探險歷程，討論明天的行程和路線，這話題讓我有參與感，也讓我們的心靈更加貼近。這樣的晚餐雖然簡單，卻是山中最溫暖的記憶。

這晚睡前，我們在山屋角落發現老鼠的蹤影，索幸用鞋帶把垃圾包起來懸吊在半空中，我睡覺時前額戴著頭燈、張大耳朵（戴著助聽器）警醒地守著登山包內接下來兩天的食物。本以為半夜會聽到老鼠在床上四處亂竄或抓垃圾袋的聲音，不過我聽到的卻是「碰！碰碰碰！」的聲音，嚇得我整個人從睡墊上跳起來。原來是隊友起來上廁所遇到了困難，因為門把上打結的繩子纏住開不了門，努力拉扯下卻發出了聲響。當時我還真以為是一隻巨大的動物試圖闖進來。

夜晚山屋裡的聲音，添加了神秘又不可思議的配方，而通常比聲音更先竄出來的總是那些編織的畫面，而我們就是自己的最佳（假）編劇和最佳（假）導演。隔日清

晨，夥伴食蟹獾說她聽到野薑花媽媽的打呼聲，讓她感到非常地安穩踏實。這讓我體認到，這些具有生活感的聲音或是節奏，有時竟是使我們安息的魔法藥水。食蟹獾後來連續兩天都睡野薑花媽媽的旁邊。



林瑋萱，〈一個會發光的山屋〉，30x21cm，2022，鉛筆、素描紙。

龍背上的八通關大草原

灰頭土臉的我們在森林中走了很久，爬上接近垂直的岩壁，終於站在最高的稜線上。我的視線順搭在這班天空裡的水平線列車上，啟動眼睛內建的全景模式眺望對面的群山，蒼蒼闊闊。正當我俯瞰下方時，被展現在我面前的八通關大草原給驚艷了。我們彷彿走在一隻古老巨龍的脊椎上，如此有生命力的氣息連動著我們的心。這景也如同一幅畫作，明亮、壯闊且浩瀚，充滿著自然的神奇創造。玉山箭竹構成的草原，當風吹動時恰似一條柔和的河流，在陽光下閃耀著迷人的光彩。這片草原，打開了我的眼睛與耳朵，喚醒了我對自然的熱愛。

我站在龍背上俯瞰八通關大草原，心情如同雪柏德（Nan Shepherd）形容登山時出現的「異常亢奮」狀態：「經歷過它的人有著獨特的身體構造，能在高處呈現出最自由、

最活躍的狀態。」²此刻我才意識到，自己在登山時身體釋放出來的雀躍，越過語言，超乎知識。我好想從山頂奔跑下去，撲進大地母親的懷抱裡，直到用盡全身的力量，相信這超越肉眼所見的真實。



龍背上的八通關大草原 攝影/林瑋萱

動物的三溫暖會議

登山最後一日，午後下起一場暴雨。

幸運的我們在出登山口後，搭上一台採收高麗菜的回頭車，回到登山前下榻及寄物的旅館。全身濕淋淋的我們歷經一場奇幻之旅歸來，奔赴旅館內附的設施泡湯、沐浴，放鬆全身的肌肉。也許是因為浸泡在溫度40度的泉水裡，每隻動物（山友們）攤平放鬆地橫在水池裡，我卻感覺空氣中有一股強烈的情緒席捲而來。在完成登山之旅的喜悅還未存入記憶前，更多內裡的緊張、錯愕、不安、驚嚇等酸楚微微地流向池水裡。我們在這裡洗滌再洗滌，最後留下的即是那特別珍貴的友誼。

² 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著，管嘯塵譯，《山之生》，臺北市：新經典文化，2020，頁50。

我回想這些天旅行中一些膽戰心驚的時刻，如每次經過崩塌之處，都能感覺到危險擦身而過。旅途中曾在迷霧林中差點迷途、雨中失溫前及時趕到山屋，還有下山途中，野薑花媽媽穿了五年的登山鞋悄然與鞋底分開，讓我們有些措手不及。儘管如此，平靜與恩典也一路伴隨。在那些認真趕路的時刻，常常會不自覺地進入出神的狀態，好像這個行走的過程已成為一種冥想，讓我忘卻了疲憊與執著。

奮力登上百岳八通關山(3335m)和八通關西峰(3245m)，然而只看到一片白牆。草鶉拿出她為登頂保存的大蘋果，切片分給大家吃，作為獎勵。果香的氣味散發在稀薄的空氣中，讓人聞到並嚐到甜美多汁的滋味，是最高幸福。以及鄰近荖濃溪的中央金礦山屋，只有我們七個人包場的發光避難所，夜晚還有一對黑熊母子和黃鼠狼。走過崩塌處再回頭看那一大片發亮的銀白色斜壁，這驚險的強度最後仍不敵那些既震撼又美麗的畫面。

我們泡完湯後，一個接一個地進入烤箱室中，捲曲著像一顆地瓜。與山上避難休憩的山屋不同，山下的烤箱室把我們烤的紅通通的，由外到裡透出那一顆顆熾熱的心。我讀著山友們的唇語，看著大家又哭又笑的東倒西歪，最終給予彼此深深的擁抱。若依照人類情緒常說的三步溝通心法：「請、謝謝、對不起」，我覺得由動物召開的三溫暖會議則是偏向動態的「泡湯、治癒、忘記」。「泡湯」，代表我們願意一起坐下來，形成一個對話圈圈。「治癒」，是這個圈圈會把每個人串起來，如同我們入山前會手牽手圍成一個圈圈，跟大地以及創造它的存在說話。「忘記」，則是不背負過去的記憶生活。我認為這是動物與人最大的差別，動物總是能毫不費力地回到自己最初的樣態，活在當下。

第一次攀登百岳的自組隊，讓我感到非常地幸運，因為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夠找到一位陪伴走過古道和高山的夥伴並不容易。在旅途中，得以與各種不同個性的夥伴相處，這讓我更深刻地認識了他們，並且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特別是野薑花媽媽，

回程她拖著壞掉的登山鞋，努力跟上我們。她的意志力與正向讓我深感佩服，她的堅毅精神也讓我在艱難的旅途中有了勇氣和動力。我以動物之名譜寫這段八通關西之旅的山友，也願我們向隱藏在內的動物性致敬。



八通關登山口 攝影/林瑋萱



六隻動物和一株植物的旅行 自拍照



無限陡上 攝影/林瑋萱



眺望高山 攝影/林瑋萱



山羌探路 攝影/林瑋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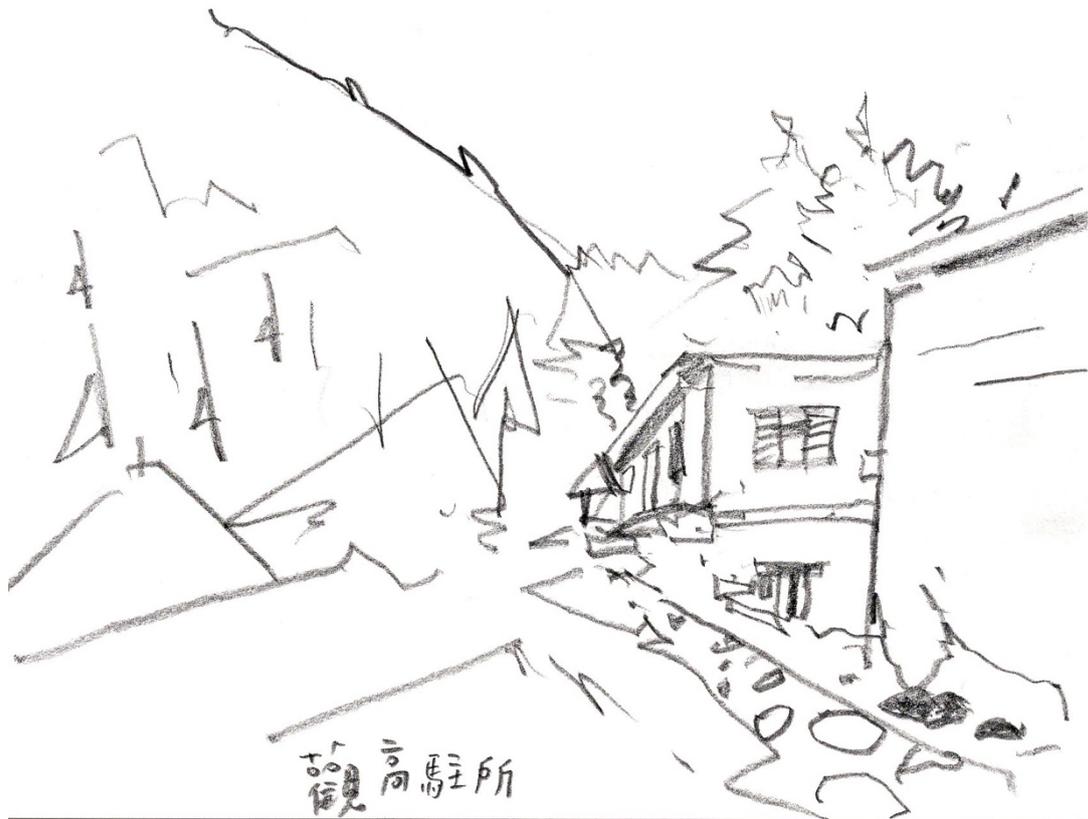
中央金礦山屋的野花園 攝影/林瑋萱



在山屋裡煮晚餐 攝影/蕭雅心



林瑋萱，〈觀高腹地〉，15.3x10.8cm，2022，鉛筆、素描紙。



林瑋萱，〈觀高駐所〉，15.3x10.8cm，2022，鉛筆、素描紙。



崩壁-1 攝影/山友



壁-2 攝影/林瑋萱



崩壁-3 攝影/林瑋萱

崩



在山頂上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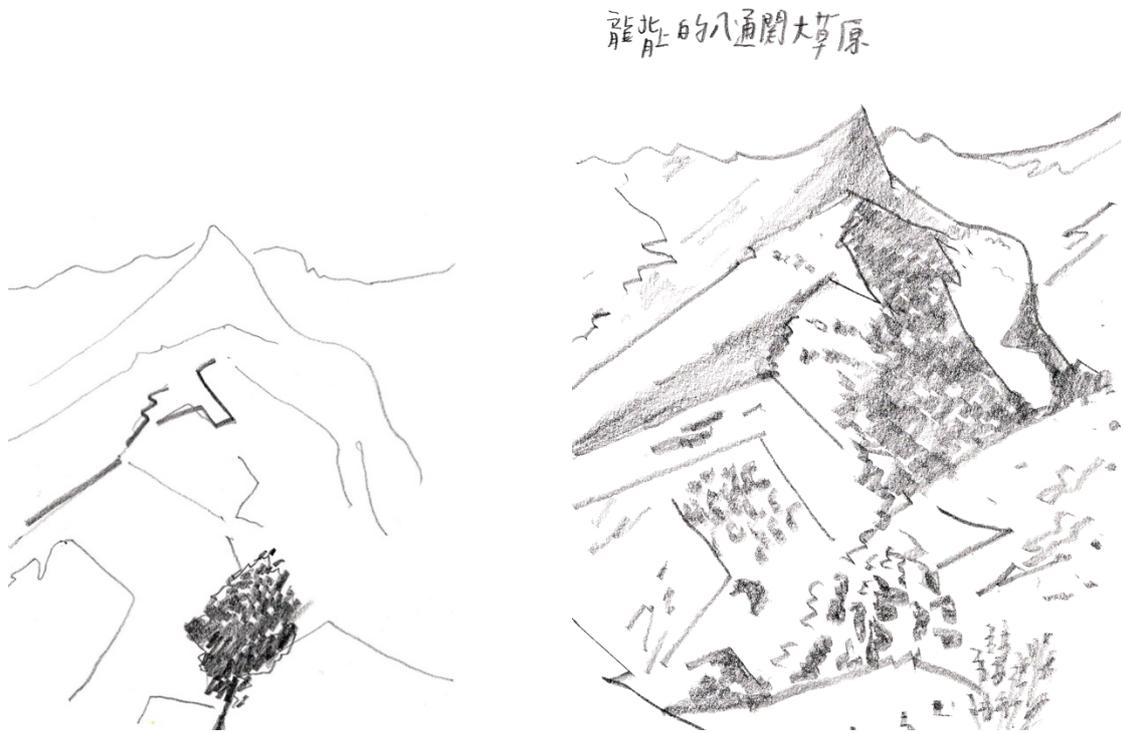
蘋果是多麼幸福的事 攝影/野薑花媽媽



一場一場暴雨的暢快 攝影/菜販大哥



林瑋萱，〈豁谷〉，21x30cm，2022，鉛筆、素描紙。



林瑋萱，〈龍背上的大草原-1-2〉，15.3x10.8cm，2022，鉛筆、素描紙。



林瑋萱，〈八通關大草原〉，15.3x10.8cm，2022，鉛筆、素描紙。



林瑋萱，〈斜坡〉，15.3x10.8cm，2022，鉛筆、素描紙。



林瑋萱，〈像太陽一樣的植物〉，15.3x10.8cm，2022，鉛筆、素描紙。



林瑋萱，〈巨木〉，30x21cm，2022，鉛筆、素描紙。